

抄來抄去的佛法，沒意思

賢 超

經論中有這樣的說法，佛教分爲正法、像法和末法三個時期。

佛滅後的第一個千年是「正法」，這時佛教的理、教、行、果全部具足，與佛陀在世的時候無二無別，因此叫做正法。

第二個一千年是「像法」。這時佛教只有理、教、行三者，缺少果證。雖然有很多人按照正確的方法修行，也得到了明師的正確指導，但是畢竟人的根器不如以前，最後證果的人還是少了很多。這個時期表面上看仍然與正法時期很像，所以叫做像法。

之後的一萬年是「末法」，佛教只剩下了理、教、而行和果卻都沒有了。這時人們仍然可以通過教理學習到正確的佛法，但是真正發心按照教理修行的人已經非常少了，能夠指導別人修行的明師也相當少見，自然更少人能夠獲得真正的果位。

末法衆生「行」的人少，並不等於大多數人什麼都不做，實際情況反而是天天忙碌，做了很多不靠譜、不

著調的事情，結果還不如不做。末法衆生並非不想學佛，反倒是想修的心太著急，像無頭蒼蠅一般，東西亂撞，不能持久，最後一事無成。

這種盲修瞎練的狀態具體表現爲：爲了圖省事，根據別人的傳說而不是自己花時間去對照佛法經論；就算對照經論，也只是用自己淺薄的學識理解而不是仔細參究智者的解釋，或者是簡單的依據字面意思理解而不是著眼於整體的義理框架。四依法中的「依法不依人」、「依智不依識」、「依義不依語」，對治的就是以上這些問題。

末法衆生學佛，倒是像極了股票市場的散戶股民，看到一點蠅頭小利便一擁而上，盲目跟風，熱衷追漲殺跌、短線炒作，缺少自己的獨立判斷，沒有長遠的人生規劃，結果耽誤的是自己的法身慧命。

學習教理的目的在於建立正確的知見，並不是記憶很多枯燥的知識。「知見」和「知識」只有一字之差，意義卻迥異。簡單地說，知見是「知道而且去做」，知

識是「知道未必去做」。知見是一種判斷力、執行力，是能夠轉化為行動的知識，是能夠幹掉心中懷疑的知識。如果知識轉化不為行動、幹不掉心中的懷疑，那麼學了再多知識也沒什麼用場。

不知有多少人學了佛，看了書，面對事情還是不知怎麼做，總是在臨時抱佛腳，病急亂投醫。這是因為當初學佛的時候，懷疑的念頭雖然被一大套知識體系暫時的壓了下去，但是沒有被根除，事後又不願意誠實面對心頭的困惑，以致於掩過飾非、自欺欺人，最後事到臨頭，面對重大抉擇的時候，懷疑再也壓不下去了，結果是心中那座看似堅不可摧的知識堤防一觸即潰。

弘一大師曾說：「解如目，行如足。行持固重，而不知解義為尤要焉！」一個人只要眼睛很好，至少他不會走錯路、走彎路。如果連正確的知見都沒有，就著急去修行，修行的方向很可能會隨著自己念頭的變化、心情的起伏而朝令夕改，不可能持續在一個正確的方向上用功，甚至走上邪路、不歸路也說不定。

也許有人會提出，學習教理的用處不大，只是增長了「文字相」，應該抓緊時間多做實修。當然眾生的秉性千差萬別，不可否認確實有人過於執著文字。佛法本是對治法，就好比一個大藥房，關鍵是根據自己的病症

，找對自己的藥。

之所以禪宗祖師批評執著文字相，有其特定的歷史環境。不能將其作為逃避學習的藉口，除非認為自己就是屬於上根利智、宿世修行等流深厚的那種類型。唐代是一個佛經翻譯的盛世，就算世俗的名流雅士也以閱讀佛經、尋討法相為榮。甚至發生這樣的事情，一位叫做呂才的儒者閱讀了玄奘大師翻譯的因明論典，認為翻譯有誤，向玄奘大師提出四十多條質疑，最後還是以呂才認錯道歉而告終。由此可見當時文字習氣之盛。

若在古代，像法尚存，還有一些具有真正修行的善知識，就算自己不懂教理，畢竟還有善知識的耳提面命，不會出現大的偏差。現在時至末法，善知識更加稀少，眾生樂簡畏繁，流於迷信，全無參究教理的耐心，因而難具正見，往往道聽塗說，人云亦云，以訛傳訛。一些人雖然講了不少佛言佛語，但是心中並無定解，僅憑數面之緣、一面之詞，自比傳聲筒，實則篩檢程式，一盲引眾盲。過度傳播佛法，門檻越來越低，以致於佛法越被傳播，衰落反而越快。

這個時候，每個人更應該訓練自己的慧眼，獨立思考，謹慎抉擇。要講話，就講自己的真心話。抄來抄去，真的很沒意思。